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往事已然苍老

贾平凹 王安忆 铁凝 陈村 斯好 等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国防大学

2 061 1728 1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往事



老舍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已然苍老/多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04-1708-X

I. 往… II. 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8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4

字数:317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3.50 元

主 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选人	杨 扬	袁庆丰	刘洪涛
	高恒文	万 燕	倪文尖
	范家进	郑家建	

序

钱谷融

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释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了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時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以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荣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是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要写出好文章来，特别是要写出好的散文来，就必须先成为

一个散淡的人。今天真能散淡的人，不说没有，但也真如凤毛麟角，着实稀罕。好散文之所以难得，其故多半正在于此。

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都愿意能摆脱一切羁绊，特立独行，任情适性，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虽不说是绝无可能的世上难有之事，总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慕，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说到底，最高的自由，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不许你这么想，只许你那么想，但思想在你心中、脑里，你偏要这么想，偏不那么想，谁又能奈何你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何况我们现在谈的是写文章，尤其谈的是抒发性灵的散文，又不是叫你去议论朝政，写出一些惹事生非、惑乱人心的东西，谁会来剥夺你的这种自由呢？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还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做一个散淡的人，的确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想求之于人人，那不但要求过高，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散文要写得自由自在，除了人要散淡这个比较艰难的一条路以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人人能做、人人可走的一条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当然，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大可不必有意触犯时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无补大局的话。但你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这一点该是能够做到的吧？能够如此，那么，你的散文即使写得并不怎样好，总也有值得看的东西在，总还不失为一篇多少有些个性的东西。

所以，概括起来，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不但可以无愧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如此绚丽灿烂、光彩夺目的优秀散文传统，而且可以在世界的散文园地里，独树一帜，使人仰慕，引人赞叹。

以上这些话是在去年8月29日为三位年轻朋友编选的一本散文精品集的出版而写。现在拿来作为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的序文，显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套书所说的散文是个大散文的概念。中国过去，散文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涉及曲子之类的散体文章，都称散文。我们现在则是按照文学类型的四分法，把诗、小说、戏剧之外的作品都称做散文。不管它的笔调是严肃的庄重的，还是随便的轻松的，也不管它的题材是属于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记人，甚至说理的、论学的，都包括在内，范围内容非常宽泛。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丝毫不加限制。首先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都要有些文采。要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能入选。因此选得最多的当然是美文，特别侧重于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随笔一类。我们在《编选说明》中曾说我们的意愿是尽可能做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说到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由于我们选材范围比较宽泛，自“五四”到90年代间出现的著名的和较有特色的作品，都尽量加以收罗。又是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的，所以即使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能自然体现，清晰可见。至于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当然是各种各样，难以穷尽的，也无法一一列数。而我们所选的文章，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其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与人有关的一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等等，它们同样必须也是无

比广泛的。我们编选时特别注意搜罗那些能反映历史上曾有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关于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的活动的有关文章，相信大家阅读时，定会感到兴趣。而且由于这些文章，过去往往流传不广，时隔愈久，知者愈少，尽管涉及的都还是本世纪内的人和事，但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已非常隔膜；骤然接触到，恐怕已仿佛有在读上古史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汇印在一起，也有保存历史资料，省却大家翻检之劳的意思。不过，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时间又比较匆促，一定有许多该选的好文章被遗漏了，衷心希望大家不吝指出，加以补充，使这个选本能更臻完善，那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编选者之幸了。

最后还需略说几句的是，既然这个选本所选的散文，并不限于美文，或者随笔中的精品一类，那么我在前面所发的那套议论，即关于散文作者要能散淡的那番话，自然就完全不合适了。其实谁都懂得，不管是写哪一类散文，一味要求作者散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文章，不是描写客观事物，就是表达主观情意，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情意，都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而且千态万状，变动不居的。你怎么能用一种态度和眼光来观察它，用一种笔调和手法来描画它呢？古人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凡是脱离了具体对象，脱离了规定情境，孤立地谈文章作法，谈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把它们绝对化起来，都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倒是很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不过，我所说的散淡，却显然并不是说的写作方法，而是说的一种心态。散文确乎是最见性情之作，尤其是那种自抒怀抱的随笔式的散文，切忌矫揉造作，写作时最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而不能掺杂任何世俗的名利打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取得这种闲适心态呢？那就恐怕只有在当他能够散淡的时候了。我正是鉴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闲适心态之日见稀少，甚至邈难求，才提出这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来的。不知大家其能谅我乎？

1995年2月5日

编 选 说 明

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我们对入选作品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入选范围为“五四”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发表的各类白话散文作品。1949 年以后虽已去了海外，但创作生涯在 1949 以前即已开始者，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入选。

二、入选作品根据作者出生先后编排，并尽可能注明出处，入选作家的生平也略作介绍。

三、一些极为常见，流传很广的散文，包括近年发表的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因查找较为方便，只能酌情入选。

四、对近年新发现的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佚文以及颇有特色的学者散文，加以适当补充，以便扩大读者的阅读范围。

当然，单靠我们这几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编选这样大规模的散文选，疏漏或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

1995 年 1 月于上海

目 录

贾平凹 (1953—)

- 白夜..... (1)
- 闲人..... (4)
- 秦腔..... (8)
- 商州又录..... (15)
- 牌玩..... (29)
- 西安这座城..... (33)

张辛欣 (1953—)

- 有滋有味..... (37)
- 女为悦己者容..... (43)
- “我在街头看你走过.....” (49)

朱苏进 (1953—)

- 最优美的最危险..... (54)

陈平原 (1954—)

- 为人但有真性情..... (72)

刘 恒 (1954—)

- 火炕..... (77)

陈村 (1954—)

- 看“披头士”..... (82)
- 一口之家..... (84)
- 只好抽烟..... (89)

病中札记·····	(91)
前世有缘·····	(95)
弯人自述·····	(98)
回忆滕佳·····	(106)
陈思和 (1954—)	
殊途同致终有别·····	(114)
王安忆 (1954—)	
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	(128)
关于家务·····	(135)
中秋·····	(138)
房子·····	(139)
两个大都市·····	(145)
蒋子丹 (1954—)	
关于猫·····	(149)
何立伟 (1954—)	
宽儿·····	(160)
刘烨园 (1954—)	
萨特墓前的鲜花·····	(163)
唐敏 (1954—)	
花的九重塔·····	(166)
女孩子的花·····	(170)
斯妤 (1954—)	
爱情神话·····	(175)
白太阳·····	(177)
心灵速写·····	(180)
随笔三则·····	(184)
赵玫 (1954—)	
停顿的一分钟·····	(188)
做了失败的女人·····	(191)

方方 (1955—)	
都市闲笔	(196)
王晓明 (1955—)	
冬天的回忆	(206)
吴亮 (1955—)	
医院简略图	(216)
留住时间	(224)
胡晓明 (1955—)	
听雨·看月·弄水	(226)
女儿性	(230)
禾子 (1955—)	
孩子，你是妈妈的世界	(233)
刘小枫 (1956—)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239)
李辉 (1956—)	
往事已然苍老	(248)
张炜 (1956—)	
绿色遥思	(265)
融入野地	(272)
男人的歌唱	(285)
莫言 (1956—)	
吃的屈辱	(288)
铁凝 (1957—)	
河之女	(293)
男性之一种	(298)
告别伊咪	(301)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317)
女人的白夜	(321)
池莉 (1957—)	

绝活·····	(326)
论赌博的合理诱惑·····	(330)
叶兆言 (1957—)	
纪念·····	(333)
想起了老巴尔扎克·····	(352)
扎西多 (1957—)	
正襟危坐说《废都》·····	(356)
老调子还没有唱完·····	(361)
余华 (1960—)	
结束·····	(370)
土地·····	(373)
苏童 (1963—)	
城北的桥·····	(377)
过去随谈·····	(381)
格非 (1964—)	
音乐与回忆·····	(385)

贾 平 凹

(1953—)

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现为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美文》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浮躁》、《废都》，散文集《月迹》、《商州散记》等。

白 夜

我常常有这么个怪现象：做过的梦，过了不久，便就实现了。今天冒了大雪，从城里去秦岭办事，半夜在山根下了火车，走了十几里路，黎明的时候，赶到这村口。雪是不下了，却觉得这儿好眼熟！想来想去，蓦地记得这似乎是我一个月前梦里去过的地方呢。

那梦里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落了叶的树，黑了枝的线条，睡了的房子，黑墙的三角和斜面；除此都是雪白的了。夜，不是黑的概念了。白的朦胧，白的迷离，是一个古老的童话，一个单纯和朴素的木刻版画啊。

这使我十分地骇怕了，不知道这是有了什么神鬼儿作祟，还是所谓的生物电感应所致呢？我裹紧了衣服，再不敢想那梦的事，也不敢在这野外多呆一会，急匆匆要走进村去，寻一户人家。

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只狗咬。从巷道里过去，雪落得很深，一脚踩下去，没了小腿，却没有一点声息。走进一家，院子里平静静的，一直走近门口，门被雪封了半边，只看见那黑色的门环，一动未动，像画上的一般。轻轻一推，门关着，我只好又退出来。反身看去，那脚印却就消失了。

再往巷子深处去，两边墙上的雪堆偶尔就掉下来，直埋了我的大腿。绕进一家篱笆，脚下依然没声无息，那门又是被雪封了，严严实实的，推也无法推了。

我退在了巷道里，听见了自己打的嗝儿；倏忽间，头发根根竖起来了：这个山村要被大雪埋掉了！天黎明了，山民们还这么沉睡不醒，是他们的懒惰，还是雪的温暖下使他们失去了黎明醒来的本能，而遭了如此的不幸吗？

我无目的地向巷的一头跑去了，感到了孤独，感到了寂寞，感到了恐惧，想这一场大雪，是天上云朵的脱落吗；这么个地方，为什么就要有这么个村庄，这么个村庄为什么偏要停住了人呢？！

可怜的人啊，在大自然面前，多么无能为力！我深深地后悔这次夜行，我狠命地跑去，步子却迈不开去，似乎谁在拉扯着我的衣襟，我预感到我已是电影里死前那种慢镜头，很快就要倒下去，埋在雪底；然后是一个平静的雪景……

突然，铃响了。很响的铃声。整个白夜似乎都在颤抖了一下。我兀自站住了，不清楚怎么会有了铃声。我觅着铃的声音，跑了过去。

巷口的那边，一个高地，飘着一丝铃的余韵。跑近去，是一座院落，院前一株老树。门开着，树上垂一根绳索，绳索顶端是一口铃，绳还在摇着，人却是没影的。

我疑惑着，四面看时，就见树远去五米的地上，一个黑色的窟窿边，正弯腰站着一个人，一个很老的人。

“大伯！”我叫着，声音有些发抖了。“铃是你敲的？”

“学校的铃我敲了十几年了。”

“快，大伯！”我说，“你知道吗，村里家家的门被雪封了，人要捂死在里边了。”

老人却哈哈地笑起来了：

“你是外地人吧，雪怎么会捂死人呢？每年冬天都有这天气，大雪下来，常要埋了门窗，人们觉得暖和，就会误了起床。亏得我住的高，在风头上，雪是落不住的。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白夜啊！”

“白夜？”

“是的，白天的黑夜，黑夜的白天。”

这真是诗意的语言，奇妙的山地。我心松了下来，却还惊惑不解，回望着这白夜下的山村，心有余悸地说：

“这雪太可怕了，把什么都埋住了。”

“那不见得，你瞧这井，不管多大的雪，它能盖住吗？”

老人直起腰来，却提上了一桶水，原来那黑色的窟窿竟是一口水井，水并不深，用手就可以拔绳打水了。我走近去，在白夜里，井上腾着丝丝的热气，竟在那井壁口上，看得见长着一个小小的竹笋。

我说：

“这种白夜，会有多少天呢？”

老人说：

“断断续续一个月吧。”

“一个月？那人不冻坏吗？”

“不，冻死的只是细菌，只是脆弱的生命。这白夜要是哪年少了，春上人才要害病呢。你知道吗，这个村里人都长寿到八十多岁哩。”

“可这地方，毕竟是太寂寞了。”

“耐过寂寞的，才是伟大哩，同志！”

老人对他的教学的语言，似乎很得意了，那么眯着眼诡笑了下，提了水桶，就蹒跚地向校门走去了。

我站在这白夜里。长久地站着，作着遐想。似乎悟出了几分

东西，却还有几分疑惧，便又向村里跑去了。

村巷里，果然有了人走动，有的人家正打开了门，雪却像一堵墙挡在门口，出来不得，便见烧热了锅，那么端着，一下就钻出来了。然后，一家人全站在院子里，乐得大叫：

“好雪，好雪，明年麦子要丰收了！”

看着这白夜的地方，看着这一个个憨厚的山民，原来他们是那么平和，那么乐哉，那么一切无所谓，我突然觉得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呢，还是我又在做着什么梦了。但无论如何，我是感到了脸在发烧。

1981年9月30日夜于静虚村

（选自《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初版）

闲 人

——以此文献给我商州的那些朋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有了闲人。

闲人总是笑笑的。“喂，哥们！”他一跳一跃地迈雀步过来了，还趿着鞋，光身子穿一件褂子，也不扣。或者是正儿八经的西服领带——总之，他们在着装上走极端，但却要表现一种风度。他们看不起黑呢中山服里的衬衣很脏的人，耻笑西服的纽扣紧扣却穿一双布鞋的人。但他们戴起了鸭舌帽，许多学者从此便不戴了，他们将墨镜挂在衣扣上，许多演员从此便不挂了——“几时不见哥们了，能请吃一顿吗？”喊着要吃，却没有乞相，扔过来的是一颗高档的烟，弹一颗自个吸了，开始说某某熟人活得太累，脸始终是思考状，好像杞人忧天，又取笑某某熟人见面总是老人还好，孩子还乖？末了就谈论天气，那一颗烟在说话的嘴上左右移动，间或喷出一个极大的烟圈，而拖鞋里的小拇指头一开一合地动。